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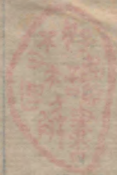


蒔古齋輯著



時古齋輯書

時古齋輯書



自珍入字  
光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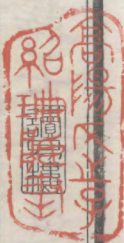
光緒

序

海上楊香林先生敦行君子也  
余於道光辛巳陳中丞聘主滬  
城講席與香林時相過從接其  
言論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  
然氷釋怡然理順知學問以躬

序

行實踐爲先務苟非臭味相投  
幾莫識其志趣余自丙戌退歸  
後屢惠書函如親謦效癸巳仲  
夏其及門王君二如來言先生  
已赴道山乃以遺著清鑑錄讀  
書襍誌蒔古齋隨筆蒔古齋遺



言屬為作序余悵惘久之不禁  
潛焉出涕既而開卷朗誦知香  
林所得者深而所造者篤昔也  
接其人卽無異讀其書今是書  
出而讀者又想見其為人其亦  
足以風世矣二如究心性理又

序

受業於余今校刻是編敦崇師  
誼嘉惠士林顧不偉歟道光癸  
巳仲夏愚弟倪元坦序於讀易  
樓時年七十有八



蔣古齋輯著

總目

清鑑錄一卷

讀書彙誌二卷

隨筆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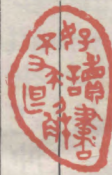
吟稿二卷

遺言一卷

總目



清鑑錄



上海楊城書香林氏編輯

受業金樹淵同校

王壽康

宋沈寓山寓簡

每閉閣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皆當置之一處無令一眼睫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羣動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

清鑑錄

動靜當要深思得失不須先慮

王伯厚困學記聞

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羊祜誡子曰恭爲德首謹爲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周密浩然齋雅談

呂東萊贈林少穎李迂仲詩云嘗聞安其身其本在無競自註云王輔嗣易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

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福則辱來。

劉子

宋劉公是先生作

或問明哲。劉子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

無強重任。強重任非其力。必廢其任。無歆重名。歆重名非其實。必毀其名。

范晞文對牀夜語

東野詩云。靜木有恬翼。潛波無躁鱗。乃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蓋謂君子之立身。不容不擇其所也。寓言云。誰謂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謂濁水泥。不污明月

清鑑錄

二

色。是又不妨稍和光而同塵也。

參寥子

唐彥休自號參寥子

道則由己。命則在天。君子行由己之道。委在天之命。達則爲稷契。爲蛟龍。爲雲雨。窮則爲孔孟。爲禽魚。爲游泳。何往而不適哉。弄怒濤者。鮮不溺死。戲竿杪者。或多墮傷。急驅必猛顛。遄榮亦驟辱。士有尤人而躁進者。非君子也。

李二曲先生四書反身錄

先生名

仁宗廟諱上一字

恭避

字中孚。陝西盩厔。



人生天啟丁卯年讀書勵行昌明絕學所著  
四書反身錄久鈐板關中嘉慶戊寅湯敦甫  
名金釧督學江蘇得其本重梓之以頒給諸  
生夫四子書無人不讀而能反身體會者卒  
鮮是書真切懇至深中學人銅蔽之病故採  
輯居多道光五年四月下澣後學楊城書謹

識

論語

賢如曾子猶日三省若枉吾人資本中下尤非曾子

清鑑錄

三

可比千破萬絕其所當省者豈止於此故必每日不  
論有事無事自省此中能空淨不染乎安閒恬定乎  
脫灑無滯乎視聽言動能復禮乎喜怒哀樂能中節  
乎富貴貧賤能一視乎綱常倫理能不虧乎舜受取  
子能當可乎飲食男女能不苟乎得失毀譽能不動  
乎造次顛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懼乎習氣俗  
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審務要無入而不自得纔是學  
問真寔分際否則便是自欺  
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難知蓋正直君子光明洞

達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見邪曲小人則又詐藏  
奸迹似情非令人難覺故不容不患患則講究有素  
患則慎之於初

人之立身言與行而已言慎則不招尤行慎則不招  
悔無尤無悔品始不差一有玷闕他長莫贖易曰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脩身須先謹言心者身之主宰口者心之藩籬藩籬  
不守主宰罕存故守口乃所以守心

清鑑錄

四

千虛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  
人信矣蓋人之於信猶水火金木之於土水火金木  
無土則無由生人而無信則無以自立

人生真實有命窮達得喪咸本天定須是安分循理  
一聽於天若附熟躁進於定命無秋毫之益於名節  
有泰山之損

孔子以上聖之資道全德備言動純乎天理猶恐獲  
罪於天余資本下愚生平千破萬綻違天理而獲罪  
於天者何限冥冥之中逐日鑒記其罪而陰有以加

謹者何限念及骨慄夫何所逃惟有痛自淬厲永堅  
末路息天怒於萬一是所願也顧行年如許未必再  
如許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竊恐所得不補所失凜  
乎日以憂懼蓋莫知所以自免余滋戚矣曰先生猶  
如此小子將何如曰後生雖可畏勉之在青陽慎勿  
玩愒因循虛拋歲月當以余之覆轍爲鑒戒可也  
士君子立身行己固不可取媚於世爲浮沉苟免之  
計然亦不可戾世取禍須權衡於身世之間旣不失  
身又不戾世始爲無弊南宮适謹於言行能處治亂

而咸宜此正儒者持身善世之著蔡

聖門高弟如顏之愚曾之魯雍之簡俱是渾厚醇樸  
氣象蓋其平日皆斂華就實故其徵之容貌詞氣之  
間者無非有道之符吾人有志斯道第一先要恭黜  
德非剛則不能進己非剛則不能克品非剛則不能  
樹名節非剛則不能全擔當世道非剛則不能任頂  
天立地事業非剛則不能作作亦不成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故必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始  
爲庶幾

樂亦在中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富貴本如浮雲况不義之富貴乎。其爲心體之累終身之玷亦猶浮雲之障太虛掃而去之則萬里清徹光風霽月其快無涯。問君子坦蕩蕩曰能俛仰無愧便是坦蕩蕩能持敬謹獨方能俛仰無愧問持敬以謹其獨固致坦之要而獨之當謹者其詳亦可得聞乎曰獨之當謹者非一而名利之念尤爲喫緊千病萬病咸從此起只不爲名牽不爲利役便俛仰無愧便坦蕩自得小人不爲名牽便爲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便是長戚戚

南容三復白圭觸目警心藉以謹言言猶慮玷况行乎家語稱其獨居思仁惟其思仁所以謹言然則人之肆於言者由其心無所存故也使心有所存則言不期謹而自謹言一謹而行自顧其言矣何玷之有昔人謂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惟見夫輕人妄人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敗者也故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病

王心齋初讀論語至四勿節嘆曰此聖門作聖之功非徒令人口耳也遂製一手板書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其上朝夕執持出入不替  
常目在之須臾無忽亦可謂實用功者  
克伐怨欲之不行猶禦寇然寇之竊發多由主人昏  
寐主人若醒寇自不發何待於禦

大凡人之好勝由心不虛誠虛以處已自與物無競  
矜伐多由器小器大則萬善皆忘何伐之有怨生於  
不知命知命則安命聽天欲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澹  
然無累

居天下之廣居則隨遇而安必不縈念於居處以至

清鑑錄

七

飲食衣服之類凡常人意所便安處舉無以動其中  
斯曾無一點塵不愧爲士

以孔子之聖猶厄窮絕糧况吾人乎飢寒困苦是其  
本色夫何怨

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是反常也士窮然後見節義  
士不固窮是無節義也反常隕節何以自立袁安大  
雪僵臥不肯干人吳康齋躬親耕作艱難是甘其自  
敘有云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言窘甚不堪其處反  
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

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飢寒死不敢易初心也。此皆是安貧固窮樣子。吾人所當取法。

許敬庵篤志理學。一先輩謂之曰。聞子留心斯道。老夫甚喜。第聖賢之道不在元虛。只論語言忠信行篤敬二句。終身行之不盡。敬庵初易其說。迨經歷既久。然後始嘆道果不外於斯。然則吾人今日立身行己。請視斯語足矣。

吳康齋讀論語至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覺。潛然太息曰。與彌今年四十二矣。其見惡於人者何

清鑑錄

八

限而今而後。敢不勉力。少見惡於人斯可矣。夫康齋年未弱冠。卽砥德礪行。至是蓋行成德尊。猶自刻責如此。况余因循虛度。行履多錯。宜見惡於人者。何可勝言。人卽不盡見惡。時時反之於心。未嘗不自慙。自恨。自惡於志。其所以痛自刻責者。尤當何如耶。過誤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心疚。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小人之過也。必文。此其所以爲小人歟。吾人果立心欲爲君子。斷當自知非改過始。若甘心願爲小人。則文過飾非可

也

論人與自處不同。觀人當觀其大節。大節苟可取。小差在所畧。自處則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豈可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自棄也。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以其知命也。知命斯窮通得喪。一一聽之於天。而安命。仁義禮智。一一脩之於己。而立命。窮理盡性。自強不息。而凝命。必不行險僥倖。付之儻來而逆命。否則何以爲君子。

清鑑錄

九

學庸

聖如成湯。猶銘盤致警。檢身若不及。日新又新。無瞬息悠悠。吾人多是悠悠度日。姑息自棄。聖之所以聖。愚之所以愚。病正坐此。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今吾人讀大學不爲不久。不審亦有所得否。亦洒然有以自樂。心廣而體舒否。處富貴如無與。處貧賤如無缺。處患難如無事。隨遇而安。悠然自得。方見學力。否則曾次擾擾。心爲境轉。

其爲造詣可知。

內省不疚。方是真慎獨。無惡於志。則慎獨方得力。若止無惡於人。卽非鄉愿之諧俗。亦不過是迹上打點。動鮮愆尤。必無惡於志。斯心事光明。不愧衾影。

孟子

汲黯對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其言豈惟中漢武之病。寔中天下後世學人之通病。當其志學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君子。然大半越做越假。多做不成。只緣利心未消。而內多欲也。雖嘗黽勉爲義。終是有爲而爲。饒是遮蓋周密。到要緊時候。不覺本態發露。大喪生平隱微之所自。以爲利者。究竟反成不利。

心本虛明。一言一動。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不慊於心。安得不餒。須是依心而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俛仰無愧氣。自浩心自慊。何動之有。

受餽一節。生平大閑所關。孟子於列國之餽。或受或不受。惟義所在。若義不當受。而受一時苟得。生平埽



地可不慎乎

名節至大。守身當如白玉。一有玷汚。舉生平而盡棄之。何異西子之蒙不潔。慎之慎之。

伊尹取嚴一介。何等操持。旨哉少墟先生之詩有云。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以此重阿衡。

居恆讀孟子至牛山之木章。不覺太息。慨吾人從幼知誘物化。其爲斧斤何限。弱冠以後。知識日增。則思慮日紛。不計利便。籌名旦旦。而伐之重。以旦晝所爲。

清鑑錄

十一

固有之良。愈不可問。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牴之反覆。心已死矣。縱所營亦不過是鬼窟裏作活計。自絕於天。何足道也。倘能清夜捫心。忽爾猛省。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豈不快哉。

王忠勤公家訓

錄池北偶談

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遠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

書之言勿汝言也諾之而已矣

張學士書壁句

名貞生富川人

至危是人禽之介。弊緊在義利之關。

魏尚書格言

名象樞蔚州人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恭敬忍讓。是居鄉之良法。

迪吉錄

不貪爲寶。守正爲福。大巧必大拙。陳平所謂陰禍也。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信。

清鑑錄

十一

哉。小人巧於爲謀。而造物更巧於制命。

儒門語要

華亭倪侑香先生輯

許文正公論治怒法云。忿氣如烈火。火焚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吳草廬先生云。仁者壽。聖人之言也。予嘗執此以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厚重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厚重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

曹月川先生云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  
所謂先立乎其長者莫切於此

尤西川先生云

名時熙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

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  
不安心不安禍之源也心者人之神明善惡所由分  
禍福所由兆也故學莫先於慎獨

馮恭定公云

名從吾號少墟

大廷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

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稱人惡者爲小人一  
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阻者

清鑑錄

七三

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荅則不荅者  
爲君子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華亭倪奮香先生

名元坦

作忍字說與恭定公意畧

同其大旨云人所不能忍我獨能忍是君子也人所  
能忍我偏不能忍是小人也我爲彼所忍彼是君子  
我是小人彼爲我所忍我是君子彼是小人始而忍  
繼而忘又繼而悲憫其愚感化其頑則聖賢矣大丈  
夫處世不能忍人而欲爲人所忍不能容人而欲爲  
人所容直鄙夫也可恥耳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

爲君子躬自恕而厚責於人則爲小人有責人之念者其可不忍乎哉

金忠節公云

名鉞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

有退而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孫鍾元先生云

名奇逢

骨月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

畱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分明

曹千里家駒說夢一則

李素我

名凌雲甲辰進士

官居風憲久歷宦途矜慎名節一

生不通干瀆至親遇急難亦惟相顧太息而已奴僕

清鑑錄

十四

與人競無曲直必痛懲之自奉如寒素門庭閒寂幾不知其爲宦家晚年舉三子仲季皆夭惟長君元方存乃錢機翁之婿也亦艱於庠嗣仲君有一遺孤依母家不免於飢寒蓋素我之後不絕如綫云人皆謂此公盛德何獲報乃爾余曰士君子處得爲之地當以利濟爲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視沉溺此亦犯冥譴卽如董遂初

名羽宸癸丑進士

其廉潔遠不及素我而方其在京居要松人以解役入都者遇有困苦有呼必應其居鄉於桑梓利害亦不憚昌言今其兩孫俱登科

第非以其所積者厚乎若素我未免傷於薄矣

李臨川先生見聞樸記二則

名樂隆慶戊辰進士

余鄉顧養默公震以貢仕爲富川令遇執友至戚患難若身蒙之苟可紓解不遺餘力生平惟知揚人之善絕口未嘗稱人過蓋天性夙稟非有所懲而然子孫貴顯宜矣

凡人揚人好處儘可興起自己好念頭只有益無損若好稱人過這陰騭不小於過處又增添些衰成一篇文章其陰騭更甚且速矣余目覩二三友人蹈此

清鑑錄

五

可不戒哉

王文成公曰眼前路境須令放開若太逼窄非惟人不能近恐在己亦無措足之地

湯子遺書

名斌睢州人謚文正

人有雅素之守然後志不矜行不污此出門第一步治心妙方無過一淡種種受用都從淡中討出來無欲二字是一了百了工夫然須從寡欲入手

愚者必貪貪者必愚

人生涉世盡履危機以和處之則情相洽以禮持之

則分相安庸何傷

和悅中仍不失剛強有無限妙處人能知此足消磨天下之客氣而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齊家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化導默爲轉移之法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幾句聖賢語在胷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他便易有省悟處

清鑑錄

十六

處事未必合宜此心必有忽然不安處此不安處便是天理便是良知

懺摩錄

鎮洋彭甘亭先生著

戒慎恐懼是內功發皆中節是外用內功不嚴外用必錯希聖希賢成仙成佛總從慎獨得手

家庭骨肉間只當論恩義不當較是非一較是非則有彼我之見而爭心生矣

梁何遠語人卿能得我一妄語當謝一縑宋司馬溫公自受母教卽終身無妄言此一端於儒者造詣甚

粗淺却甚要緊人若不能絕妄語先已是無忠信安  
論其他

鄭康成戒子書曰其勗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  
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  
稱亦有榮於所生朱子言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  
者惟立身揚名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  
務其外而務其內今人動以科名爵祿爲顯揚者真  
夏蟲不可語冰

清鑑錄

男宗鑽按字

十七

讀書樵誌卷一

歲在丁亥余年六十有二閉戶謝客惟日取案頭細素反覆觀覽意甚適也不足則貽札藏書家借閱偶有所得輒隨筆錄出顏其編曰樵誌

云楊城書香林氏識

宋戴埴鼠璞論家道云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溢放肆綱紀

讀書樵誌卷一

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睦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讀此勝讀袁氏世範一編

余嘗論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戴氏鼠璞亦論穆生疏廣知機一則云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機穆生因醴酒不設楚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



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此見穆疏蕭優劣

人無風骨則疲庸不振作然崖岸孤峭亦爲造物所忌唐李德裕係宰相李吉甫子壯歲敷歷勲績卓然顧性褊急與牛僧孺互相傾忌時稱僧孺爲太牢後貶崖州司戶洪容齋續筆載其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荅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貲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窳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云云是書旣發之後旋踵下世

宋王鞏作聞見近錄內載張文定公一事云張文定

嘗云在翰林時當章郇公

得象

致政麻命下同宋景

文

禱往賀之因語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

甚厚何遽謝事也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時引去也又曰亦恐更耄年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退

而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  
言爲然蓋在得之時與奪每爲思慮所惑不若少時  
能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歸  
予嘗論之陽舒而陰斂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陽衰而  
陰盛是以好斂之意生君子終始之際不可不慎嗟  
夫終始之際豈獨有位者宜慎之哉

慶歷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爲相張文  
定因往見之語以近日諸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  
荅凡數問之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

到觸著牆自退耳方其舉步時勢難過也未幾三公  
悉罷文定嘗曰事不可競古諺曰遲是疾疾是遲斯  
甚有理亦見聞見近錄

宋仁宗郭后之廢呂文靖寔贊成之呂有總髻交王  
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  
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乃今天  
子弟有取於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  
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  
安在其有證於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

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  
永侏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  
處有勲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於衆人之外  
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信後爲相位賀惟坦夫兩受  
之文靖得書怒遂與之絕交見宋袁褰楓窗小牘  
楓窗小牘載司馬溫公侏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  
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  
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直譬之撩蛇  
虺之頭踐虎狼之尾殊可爲肆言無忌者警

事有前定數非偶然宋王稱東都事略載寇萊公眞  
宗朝貶雷州司戶參軍軍吏以疆域圖進曰此處東  
去海止十里公恍然曰吾少時嘗夢作詩曰到海止  
十里過山已萬重今果驗然則人之榮枯得失信有  
定分決非智力所能求也

宋景文

補

筆記嘗自敘其文曰余少爲學本無師友

家苦貧無書嘗習作詩賦未始在志立名當世也願  
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授故宰相  
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

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勵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愈

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公於文章有所心得如此備錄之以爲學者法

宋太原王公洙王氏談錄稱李衛公之文以爲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來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真文章之精致云

蘇文定牛李論謂僧儒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使二人各任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歸安

茅鹿門則以爲僧儒外託鎮靜而於持危濟變處非  
其所能德裕內持果敢而藏器待時處亦其所關要  
之均不知大臣之道者二公蓋各有所見

宋景文筆記云夫人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  
許徐褫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  
行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  
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  
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惰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  
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畱彼其

以吾爲囊橐矣其言最可味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云本朝夏英公嘗以文謁盛文  
肅文肅曰子文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如其言余嘗  
論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寔有兩等有山林草野  
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  
所尙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穉乃得位於  
時演綸視艸者之所尙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  
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醇厚過於前世燕許  
章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

宋沈寓山先生

名作詰

登紹興進士第嘗爲江右漕

屬作哀扇工詩忤洪帥魏良臣陷以深文奪三官以歸著書曰寓簡中論養生一則云久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已淨盡無所願望矣然猶未能忘者尙願逢出世師得安樂法眞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靜步履輕健寢寐安和數語與宋景文筆記相同因錄出之

附哀扇工詩

黃州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困追捕

讀書襟誌卷一

七

使君開府未浹旬欲戴綸巾揮白羽新模巧製旋剪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鐫柄出蟲魚麝煤薰紙生烟霧戴山老姥羞翰墨漢宮佳人掩紈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拏不知數供輸不辦篋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使君崇重了不聞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園家賣菜翁又說江頭打魚戶號令亟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舜妻兒宿昔授纆挂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爲僱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嫗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羣相

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蓄憤  
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周昭禮清波別志亦載此  
詩諱黃州曰某州使君曰史君又謂此歌寔用白氏  
秦中吟之體工則工矣恃才自貽廢放於侏身何取  
焉

讀書襟誌卷二

輟耕錄載邵元同先生所作忍默恕退四卦云揭之坐隅真得侏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其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象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舍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

讀書襟誌卷二

一

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熟大焉次四出於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爲鬪自求禍也 默卦曰默无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象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无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也不利有所言尙口乃窮也象曰口尙立曰默君子以



去辨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  
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  
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不  
及舌滕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  
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  
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  
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  
恕卦曰恕有孚終吉象曰恕之爲道善推其所爲  
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

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  
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己違道不遠也次  
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  
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象  
曰拂人從欲身之蓄也次四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  
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己重以周待  
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己之道不可

自恕也 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用  
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  
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  
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无咎象曰其  
進未銳義无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  
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  
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无尤也次  
五終日如愚以退爲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  
不可御也上六蝨蠖升高躡而不悔

蝨蠖出名柳宗元蝨蠖傳蝨蠖

讀書樞義卷二

三

者善負物小虫也行遇物輒昂其首負之雖困劇不止

象曰蝨蠖升高其道窳

也躡而不悔亦可戒也

朱紫陽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  
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無纖芥可疑者必  
君子也若依阿腆忍回互隱伏糾結瑣細者必小人  
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

明王肱枕蚓庵瑣語吳昌時官吏部大營甲第侵越  
比鄰曾生基地以築垣曾生往爭之昌時漫云垣在  
爾基卽爾垣矣何必爭竟不讓還後吳惟法房亦等

遭回祿家業凌替而是垣果歸曾氏吳梅村祭酒有  
鴛湖曲及鴛湖感舊一律蓋詠其事也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宋元祐中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  
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  
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于劉向  
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  
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仿  
坡作方叔幾於闕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

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  
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  
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  
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  
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  
五色者是也夫坡拳拳於方叔如此而卒不能益其  
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成名得失豈非有定  
數哉見趙潛卷疴漫筆

明章德懋先生

名懋

楓山語錄云天地以生物爲心

而貞元相繼謂之繼善人以濟人利物爲心而念茲在茲謂之好善天人之心同一善也苟人心能久於善則必福其善矣書稱作善降祥易稱積善餘慶夫祥之與慶皆福之大而命于天者也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積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於其道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則多福不求而自至矣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卽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我先別其爲何如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行客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歧路不知所從徃徃尋大道者反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

理之所非卽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

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爲表裏

久利之事勿爲衆爭之地勿徃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  
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  
告訴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以上錄荆園  
小語廣平申臬盟先生著

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此人情之常也  
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勢利

起於家庭已可傷矣後人又反之云貧窮則親戚畏  
懼富貴則父母不子蓋貧窮之人親戚恐其借貸求  
助畏之固宜若子弟富貴父母轉加承奉不敢以子  
視之此瞽瞍北面而朝之說也豈不痛哉

貧字與貪字相類貪者必貧恕字與怒字相形怒時  
求恕○沈去疑知福州以貪黜歸遇故友馮杜陵問  
近况何如馮上指頭下指脚曰與公同中指心曰與  
公異沈不解馮笑曰我不過貧耳蓋譏其貪也沈大  
慚其後沈家遂敗貪者必貧信然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語喚醒癡愚多少凡人  
一日三餐冬一裘夏一葛足矣乃若有終身之憂憂  
之不已且爲後世子孫憂不知兒女墮地時温飽飢  
寒自有定分而吾豫爲躊躇山谷所謂百草憂春雨  
耳以上俱見尤太史良齋樸說

容齋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家壁上題油污衣詩殊  
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  
縱教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又晉傅咸污卮  
賦序人有遺予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旣  
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况君子行已  
而可以有玷乎二則可以參看

高淳張君名自超康熙癸未進士作咏懷詩云阮生  
何鄙固往往泣途窮途豈有窮時毋乃太熱中學道  
無獨識舉足迷西東太虛亦寥闊顧弗容其躬能貴  
不能賤遂爲物所攻時論於儒者謂貧爲素風搖落  
感賸蒂飄漾如飛蓬願爲達觀者與世開鴻濛沈歸  
愚尙書極激賞此作謂途豈有窮時正爲急躁人下

砭

唐釋靈澈作大藏治病藥敘云大藏經曰救災解難不如防之爲愈療疾治病不如避之爲吉今人見左不務防之而務救之不務避之而務藥之譬之有君者不思勵治以求安有身者不能保養以全壽是以聖人求福於未兆絕禍於未萌蓋災生於稍稍病起於微微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改孰知小善不積大德不成小惡不止大禍立至故太上特指心病要曰百行以爲病者之鑑人能靜坐持照察病有無心病心醫治以心藥奚俟盧扁以瘳厥疾無使病積於中傾潰莫遏蕭牆禍起恐非金石草木可攻所爲長年因無病故智者勉焉

張江陵專國湖廣巡按朱謹吾爲建三詔亭江陵作書舜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求人知不但一時毀譽不關於心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勿計况欲侈恩寵錫以誇耀流俗乎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變遷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驛耳烏睹所謂三詔者乎此書有才識故能擔荷宇宙見蘄

譚錄今人一瓦一石動爲子孫長久計亦良爲不智矣

劉進修書事詩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  
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周公瑾襟識載  
北客詩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二  
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二詩皆爲宋太祖作若  
出一機軸而辭意嚴正道人所不能道可謂詩之鈇  
鉞矣

余最愛釀花主人養生論

姓熊名江西人

其言曰養生之

讀書樓誌卷二

九

法須要擺脫一切凡榮枯得失猶如鏡花水月事過  
卽忘心中不可有一毫沾滯每日胷中一團太和元  
氣病從何生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  
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  
欲腎水自足毋以妄想戕真心毋以客氣傷元氣伐  
天和以成就世事碎如割肉飾俎刺血染衣而究竟  
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云寧可疎  
慵乖物議莫將性命當人情誠至言也

桐城張文端公

名廷玉

以山水爲性情自稱曰圃翁



嘗以水衡錢構園居之名賜金園自著山居樸詩如  
放屐從泥滑畝冠愛樹低鳥語殘朝睡雞聲樸午春  
籬根喧野雀花影聚文魚林光經雨變山色過溪深  
梧桐半窗葉菡萏一池花秋潭明鏡澈霜樹錦屏張  
皆五言妙地桐葉陰中藏白板梅花疎處見青山松  
竹許酬三徑願溪山不負十年心帶樹蔦蘿千種綠  
倚松烏柏一株紅愛對嶺雲吟竟日爲臨溪水坐移  
時寒暖陰晴俱不著最宜人是養花天春深切莫辜  
游賞花事山容日不同此七字妙地不信相公居台

輔能杼寫幽景若是亦見釀花主人集

杜偉明萬曆時仕工部侍郎嘗言有意爲道德道德  
亦名利無心於名利名利皆道德學者尊爲靜臺先  
生

蘇子瞻與李方叔書云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  
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  
明朱通參廷益嘗曰問學之功祇在入事上體貼磨  
鍊又曰天下變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

馮子咸字受甫臨朐人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恆不剛

不決不恆不久問敬曰惺惺之爲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出理之外見宛平王崇簡冬夜箋記

余嘗謂人家讀書種子決不可絕今閱董閩石

名舍

尊鄉筆記載其族申江先生

名容大

語云吾鄉搢紳

家居務美宮室廣田地蓄金銀盛僕從受授謁結官長勤宴餽而已未聞有延師訓子崇儉寡欲多積書絕狎客者子孫習于見聞不務勤學交遊匪類自己

讀書樓誌卷二

十一

使勢不能禁奴僕之使勢自己作孽不能禁子弟之作孽身歿之後田宅婢僕俱歸他人亦何益之有誠能使讀書種不致斷絕且一親學問便知自重卽貧困奚害哉善哉斯言可令人瞿然悟翻然悔因亟錄出之

王氏烏衣佳話云長洲有一翁子怠于奉養大書堂壁曰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子大懼懇請洗去供奉有加古人云樹欲靜而風不寧今之人解此者鮮矣

舌毋先心四字括盡慎言要旨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譽人以多言言雖善也人猶病其多况言未必皆善乎

親親如疎則親可常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故曰於人無所甚親人不可得而疏於事無所甚急事不可得而緩

李笠翁長於詞曲然亦有理語可採其論止身外不測之憂云不測之憂其未發也必先有兆現乎蓍龜動乎四體者猶未必果驗其必驗之兆不在凶信之

頻來而反在吉祥之事之太過樂極悲生否伏於泰此一定不移之數也命薄之人有奇福便有奇禍卽厚德載福之人極祥之內亦必釀出小災蓋天道好還不敢盡私其人微示公道於一線耳達者處此無不思患預防謂此非善境乃造物必忌之數而鬼神必矚之秋也蕭牆之變其在是乎止憂之法有五一日謙以省過二日勤以勵身三日儉以儲費四日恕以息爭五日寬以弭謗率此而行則憂之大者可小小者可無非循環之數可以竊逃而倖免也祇因造

物予奪之權不肯爲人所測識料其如此彼反未必如此也此真老成閱歷之言故爲錄出之

松郡倪畚香先生註老子柔勝剛弱勝強句云以剛敵剛必有一傷以強敵強必有一敗不知其於此乎於彼乎若以柔弱制之則此出於萬全而彼必無一得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老子言將欲必固者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見幾於前故取勝於後數語足爲負氣凌物者戒見老子

參註

蔣古齋隨筆

余既集先儒粹語作清鑑錄閒有所得亦隨筆  
偶書一二茲擇其不肯於古可以資益身心者  
繕成一帙卽以隨筆名之道光九年己丑三月  
上泮楊城書香林氏識

余從前功課惟讀古人書及作詩文而已至四十歲  
後方知檢點自家過失乃人生一大功課愈檢點愈  
叢集吁其可一刻縱逸哉

看來富貴二字直是眼前花人家畢竟以積德爲根

蔣古齋隨筆

一

本余見世有甫登彙榜旋赴玉樓者又有祖父顯赫  
一再傳而子孫流落屋廬易主者無他積之不厚則  
享之者淺與之者驟則奪之者亦速也若夫忠厚之  
家雖株守清貧而奕世嗣德無忝前人比而論之士  
君子可以知所從事矣

寒素之士誠不能無所資於人然有二戒焉曰多取  
曰苟取多取者於本名分外更求增益也苟取者明  
知其不當取而姑取之以自快也多取則人厭之苟  
取則人輕之既厭且輕而謂所得者可常繼乎人慎

勿圖目前之寬裕一切寡廉鮮恥之事賢焉爲之而不顧也

君子之識與衆人異故君子之所爲是非卽衆人之所爲是也君子之所爲非非卽衆人之所爲非也於是偶行一事輒從而沮止之或訕謗之其心原欲効忠其言遠足僨事不可以不察

人於二十歲以後凡事當進一步人於五十歲以後凡事當退一步夫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地猶然而况於人乎

詩古齋隨筆

二

余性不諧俗旣而自反曰賦質庸下如余幼時若不讀書則亦一至愚極劣之人耳自早歲下帷日以義理爲甄陶以詩書爲矩矱又得賢師長提撕警覺激勸而扶助之故今日幸不爲諸君子所鄙棄然猶偶一不檢愆尤畢集又何怪世之率意恣行者乎先儒謂律已當嚴責人宜恕二語斷不可易

君子之樹德於人非以望報也然每見苛刻瑣細錙銖必較者其人卒未嘗富優容寬厚急難務周者其人亦未嘗貧蓋錙銖必較者得此或失彼優容寬厚

者此往則彼來人事天心相應固不爽累黍也

切勿作快意事蓋我快一分人必不快一分我快十分人必不快十分夫既知人之不快則我之所爲快者時輾轉而不能釋則亦究非快也凡事皆然於臨財尤甚然則放寬一步退讓一步心中增多少安逸此所謂快乃真快也

求字與辱字相準多求則多辱寡求則寡辱無求則無辱勘破物情卽一粟一絲不容妄冀矣

余齋前植有雙桂庚辰正月一株爲雪傾壓枝葉臥

時古齋隨筆

三

地亟令僕人植起之培之以土桂乃如故今高出層簷矣余以人有危急藉人扶持與此桂何異苟稍坐視轉瞬枯萎詎獲再生哉

昔人謂水至清無魚人至察無徒言察察爲明之無所容物也君子休休有容豈務爲寬大哉誠恐人有萬不得已之事而我持之太甚防之太密已弋清名人絕生路如此者不爲人怨必爲鬼責

易序卦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最合知幾之妙漢代功臣誅戮無論矣以蕭傅之賢致下廷尉無他久在高

位而不知引避智出穆生二疏下也余於受人恩禮處輒用自鑑未嘗有所溺戀職是之故

士君子立身行已求榮之心不可有免辱之意不可無辱蓋有二有有形之辱有無形之辱凡無交而求致遭厭拒此有形之辱也或口雖不言而相對澹漠此無形之辱也有形之辱撻等市朝無形之辱傷同矛戟慎之防之

偶檢古人小簡錄其一二以資諷覽王文成荅方叔賢書云夫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霜芒硝皆有攻

蔣古齋隨筆

四

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鮮有不誤王荆石與李及泉書云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又云居今之世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算後而後可圖前陳白沙與羅彝正書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非但氣象好而已亦遠禍之道也莊論名言俱有可

採

勿與機巧人鬪智勿與貪冒人爭利勿與負氣人較是非勿與豐餘人爭體面勿與貧困人索逋欠數者



皆當銘之於心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情自當裁以義然亦不必過分孟子謂責善則離其說自不可易至治家人輩太寬容不得寬容則恩濫恩濫則驕心生亦太苛刻不得苛刻則恩薄恩薄則怨心起善治家者審乎持平之道無濫子無薄情庶內外上下各遵守禮法矣

智窳則用詐人情類然知其詐而抑制之則處人無轉身地知其窳而防禦之則處己更無轉身地夫刻覈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惟君子爲能見微知著故寧休休以有容毋察察以爲明也

蔣古齋隨筆

五

凡家庭骨肉及親友故舊遇有緩急切勿坐視古人生蛇死蛇之喻最爲確切謂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此生蛇也擊首而尾不動擊尾而首不動此死蛇也人有緩急而漠然坐視何以異是

凡處弟兄骨肉切勿計較曲直彼以薄來吾寧以厚往

困窮命也因困窮故而思苟得則廉隅失而困窮愈甚昔人謂士君子若愛一文不值一文斯言可以書

紳

人以株守清貧爲福淺余曰此正所以爲福也使余  
稍有餘資則後起必漸生驕逸豈有驕逸而不敗者  
乎

薛古齋隨筆

六

